

在春天， 遇见养蜂人

□陈建苗

从集镇菜市场西门口出来时，初春的风还带着几分微凉，来往行人步履匆匆。我本想径直回家，却在人群里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虽40余年未曾相见，记忆里的模样早已模糊，可那淳朴厚道的气质，让我几乎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：阿芳哥！

话音刚落，他的目光在我脸上稍作停留，随即露出惊喜的神色，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。在集镇街头偶遇同村旧识，心中顿觉一暖。两人站在路边寒暄，话语间满是岁月感慨，细数着这些年各自的生活——当年的小伙子，如今都已步入老年。

闲聊间，我无意间低头，目光落在他脚边：一瓶色泽乳白、质地浓稠的蜂王浆，旁边并排放着两瓶琥珀色的蜂蜜，蜜液泛着温润光泽，隔着瓶子仿佛都能闻到淡淡的甜香。我心中一动，想起当年关于他的记忆，便开口问道：“你还在养蜂吗？”

他闻言笑了笑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淡然与满足：“养着呢，我1982年起就是养蜂专业户了。”

“那你没改过行？”我好奇地追问。

他说：“曾经在石棉厂干过两年，厂里待不惯，还是老本行顺手。如今家里屋后还放着五六十箱蜜蜂，只是年纪大了，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追着花期跑远路了。”

听着他的话，我暗自想着，养蜂这行当既辛苦又漂泊，守着故土反倒安稳。

1 一瓶蜂王浆，几多故乡情

看着那瓶蜂王浆，我曾听过它的奇妙功效：工蜂寿命只有短短40多天，采蜜食蜜，冬季吃糖也仅能活三四个月；而蜂王专食蜂王浆，寿命却有两三年，长的甚至能活七八年。我动了想买一瓶的心思，刚说出想法，他就连忙摆手推辞：“乡里乡亲的，拿一瓶尝尝就是了。”

我哪里肯接受，蜂王浆来之不易，平白收受心中不安。我执意付钱，他却再三推脱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将一百元硬塞进他手里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他才勉强收下，嘴里不停念叨“太见外了”，又热情邀我有空去家里坐坐，顺便看看他家的养蜂场。我欣然应允。

回家后，见院前菜地里有些蔬菜已抽藤开花。我手拿菜刀、拎着竹篮走进菜地，十几只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。我赶紧掏出手机，定格下蜜蜂采蜜的画面。割了五六棵开花的菜薹放进篮中，蜜蜂仍紧随着菜花不肯离去。我拎着竹篮走进院子，看着它们专注采蜜的模样，心想：这些蜜蜂，莫非是阿芳大哥家养的？此刻，我对村里的养蜂场已然生出几分向往。

2 走进蜂场，致敬小小生灵

时隔几日，我寻了个空闲午后，循着阿芳哥指的方向，来到了他家。他家坐落在村庄最南边，一幢贴了外墙瓷砖的楼房高高矗立，门前院落整洁宽敞，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从院前经过。其实我曾几次路过这里，却不知这便是他的家。

屋后便是养蜂场。他头戴面纱迎我，也让我戴上。儿时曾被蜜蜂蛰过，后来见到油菜田边的蜂箱总绕道走，此刻戴着面纱，胆子也大了许多。我走近蜂箱，只见五六十只木制蜂箱在屋后空地上排列整齐，一排排、一列列错落有致；蜂箱经风吹日晒，大多已显陈旧。无数蜜蜂在箱子周围飞舞，金黄的身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有的在空中盘旋，有的匆匆忙忙进出蜂箱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与蜜香，让人身心舒畅。

阿芳哥站在蜂箱旁，揭开箱盖，取出蜂脾给我看。他指着蜂群说，这只棕色的蜂王是整个蜂群的核心，一生专职产卵，每日可产卵上千粒；雄蜂数量极少，唯一任务便是与蜂王交尾，完成使命后便会离去；我们平日见到的，大多是工蜂，它们是蜂群里最辛劳的，从出生起便开始劳作，幼年负责清理蜂箱、照料幼虫、饲喂蜂王，长大后便飞出巢穴，四处采蜜、采粉、采水，直至生命尽头。

我望着忙碌的蜂群心想，一只蜜蜂寿命不过短短数月，却始终奔波忙碌，以小小的身躯酿造甘甜蜜浆，为人类带来这般清甜滋味。



文中的阿芳哥。作者供图

3 追花逐蜜，半生漂泊与坚守

这时，阿芳哥的妻子在工棚里热情招呼我过去喝水。我一眼便认出了她，大姐是邻村嫁过来的，她弟弟曾来过我家，我们两人还一起参加过高考复习。她儿子阿明也在一旁忙活，我笑着说：“你在给老爹帮忙啊？”

阿明却微笑道：“老爹是在帮我的忙。”我转念一想，这话确实在理，阿明也已人到中年。

我坐下喝茶，看着大姐低头细心刮取蜂王浆，便询问她弟弟的近况。阿明接过话头：“舅舅从工厂退休后，迷上了农业，在地头研究种瓜种菜。”他戴着头灯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将子脾上的幼虫移到王台中——这是精细活，极考验眼力，我是做不来的。

阿芳哥一边摇蜜，一边跟我聊起年轻时追花逐蜜的岁月。他和妻子生下阿明两年后，便外出放蜂。一顶简易帐篷、几排蜂箱，便是全部家当。夜里睡在帐篷里，听着风声与蜜蜂嗡嗡；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，起身检查蜂箱。那些年，春天在南方追油菜花，夏天赴北方山区采槐花、枣花，秋天又赶往平原采桂花、菊花。一年四季居无定所，带着蜂箱辗转于各地山野田间。

我听着，只觉养蜂人的旅途，既有收获的甜蜜，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。

4 一蛰一相逢，皆是田园温情

离开养蜂场后，蜜蜂勤劳的身影与他家朴实忙碌的场景，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。我走在田野间，看见一处大棚草莓种植户，便想买些草莓回家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大棚边摆着七八只蜂箱，莫非这里也是养蜂场？我向棚主询问缘由，她告诉我，如今大棚种植果蔬，都离不开蜜蜂授粉。草莓花期每棚放一只蜂箱，蜜蜂授粉后果实品相好、产量高。听了这番话，我不禁感叹，蜜蜂不仅酿造甜蜜，还默默助力着农业生产。

没过几天，我开车回家。离村庄还有四五里路，一片油菜田正值盛花期，金黄一片。马路旁的绿化带上，搭着一顶简易帐篷，帐篷前摆着一张桌子，放着几瓶蜂蜜与蜂花粉；数十只蜂箱整齐排列，树下拴着两条狗，靠马路的隔离带上立着一块红漆小牌——土法治鼻炎。我心生好奇，赶紧靠边停车打量。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年夫妇在帐篷里忙进忙出，男人检查蜂箱，女人招呼路人购买蜂产品，动作熟练默契，一看便是常年在外放蜂的养蜂人。

我对女人说：“我想买瓶花粉。你们是哪里人？”

她说是山东人，说完便热情介绍花粉对健康的益处。

我指着那块牌子问：“蜜蜂还

能治病？”

她毫不迟疑地答：“能！不少医院都设有蜂疗科呢。”

“这是什么原理？”我问。

“蜂针有毒，以毒攻毒。”男人接过话头，笑着说。

男人邀我凑近看蜂箱里的蜜蜂，我因没戴面纱（他们也没戴），正有些犹豫。忽然感觉头上停了一只蜜蜂，刚想抬手驱赶，女人连忙阻止：“不用怕，蜜蜂累了，在你头上歇会儿，很快就飞走了。”

她性子爽快：“蜜蜂最通人性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……”

经她一说，我便不再惧怕漫天飞舞的蜜蜂，大胆走近蜂箱，专心听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。不料额头突然被蜜蜂蛰了一下，一阵轻微刺痛传来，我下意识抬手摸了摸。

她急忙解释：“你挡了蜂路，没事的，就跟打了支青霉素差不多。”

儿时在村里泥墙洞诱蜂，曾被蛰到手脸，疼得哇哇大哭，却依旧对这些会飞的小生灵充满好奇。如今再次被蛰，没了儿时的惊慌，反倒多了几分亲切。

离开山东夫妇的蜂场，额头的痛感渐渐消散，心中却满是温暖。村里的养蜂场、四处奔波的养蜂人，还有无数勤劳的蜜蜂，共同织就了田园间最动人的画卷。



春日里，蜜蜂采蜜忙。旭儿 摄